

工業主義之倫理

工業主義之倫理

華德講

新潮叢書之七

科學方法論

六角

王星拱著

點滴

七角

周作人譯小說集

迷信與心理

四角

陳百年著

蔡子民言行錄

九角

現代心理學

四角

陶孟和編

瘋狂心理

四角

李小峯潘梓年合譯

新 潮 叢 書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初版

一冊四角

講演者 華德博士

譯述者 簡又文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中國印書館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錄

頁數

第一講	從工業主義發生的問題	一
第二講	資本主義能否給一個解決的方法	一九
第三講	從社會主義可以期望得些甚麼	四七
第四講	科學有甚麼貢獻	七一
第五講	經濟的定命論抑或道德的管治	八九
第六講	倫理的工業主義之條件	一二三

第一篇 從工業主義發生的問題

這回六次的講演，是想將一個問題提出來，兼研究其解決的方法。這問題就是：工業主義與人類道德進步之關係。

工業主義原是一種技術的程序。這是要將此世的工作做成的一種方法。在工業的程序中，有三件重要的事實：（一）使用機器，（二）大宗的出品，和（三）世界的市場。用這樣的方法來做此世的工作，實際上要影響及全世界的人類，——即使天涯海角仍未成為工業化之地，甚至遠居寒帶的依士企摩人，——也少不了受其影響。但工業主義非徒是一種技術的程序；在事實上這已成為一種生活的方法了。其經濟學說，原本是由初期的政治經濟學家所構成。這種學說已成為很流行的哲理，而與這世界舊有的思想之大部分及其古老的生活方法有大衝突，不特如此，工業主義更同人類關於未來界之欲望相衝突。在當今的形勢之中，做成這世界的工作之普遍的方法

已演成爲一種思想及生活的方法，而却是對於人類已經立定的道德標準及人類前進至未來界之大志願發生很大危險的。在人類工業的歷史中，恐再也不能尋得一個平行的形勢，可比得上現在的危險的了。

工業主義與人類的志願之衝突，也許是今人智識生活中的特色；形形式式的文學都受其感觸。但是這一特殊的問題，究不過是人類所恆有的問題在現代的表示罷了。所謂人類所恆有的問題就是 人類與其經濟活動之關繫，——卽其道德標準與其實際需要之關繫。而工業主義對於這根本的倫理大問題却另有新式的表示。

考人類基本的倫理問題有三：（一）個人與他人之關繫，（二）人與物質的宇宙之關繫，和（三）價值之判斷，——這是由人類的經驗所立定而關於生活之方法的。今者，工業主義對於這三個根本的倫理問題，都一一有新式的表示，及安置之於新的地位中，試看其對於道德標準，倫理的裁制，和統治生活方法之威權有甚麼影響。我們敢說，現在的工業主義是並無道德標準的，——至少也無一種可以普遍接納的。在人

們今日之事業中，全世界實陷於一種道德上的無政府的境況。在人們的經濟關繫和經濟活動中，甚麼爲是非，甚麼爲公道不公道，這世界裏尙未有共同的見解。舊時關於經濟的事情，無論是在奴隸制度時期，或在歐洲佃奴制度時期，或在印度古代階級制度時期，抑或在中國工業界各有行頭的時期，都會有道德的共同見解之可言。那時，經濟程序的各部互相關繫之處，都各有共同的倫理的評判。因此，當時人識得甚麼是本分，也認得甚麼是責任，而人生在經濟界裏亦有標準。若在今日則簡直是無政府罷了。（簡按 這裏所謂「無政府」anarchy 意卽無治權，無治法。今沿用通俗的譯名，當會其意。）

這樣的形勢何從而生？此概由工業主義打破了人類從前經濟界的結構及其制治之故。諸君在遠東近年自然也曾眼見其變遷。我們在西洋曾經過更爲長遠的時期。凡商人及組織工業者，從前都是開荒的人，此卽謂他們所作所爲，是越出其時其團體之道德裁制的。那時，他們從舊有的倫理標準中解放出來。他們開始將人生型

成新的樣子。他們經濟的進行，好像是從前開拓美國西部的人，多有無法無天橫行霸道者；但後來乃爲一般更有力有德者起而制止之，而以施行其團體之道德威權自任，故西美邊陲，卒成爲守法律保治安之地。現在我們也有些諸如此類的活動，以謀節制工業主義了。可是對於工業的程序，我們還未有普遍法律的制治。現在我們眼見全世界各種各式的經濟團體，都有不斷的衝突，不獨是勞工與資本相爭，而且各勞動的團體和資本家的組織，自己也互相衝突。這一個時代，可比諸政治史中各國憲法之統治未成立時，各軍閥領袖互相爭雄，全國混戰一樣。現在的工業主義，正是在這情狀之中，因爲我們還未立定普遍有效的法律，以制治和管理經濟的活動之故。

我們已經將各個人從舊團體的禁制規條中解放出來了。可是還未曾尋得各人此後應怎樣度其生活之道。在由外國移居美國之僑民家庭中，我們常見此同樣的問題發生。緣僑民在其祖國，固久已立定的關係，兼且人亦自知其本務。但一自移居

他國，人地俱新，而其子女又須在工廠做工糊口。以故舊日的裁制一一去了，而新的威權又未構成。試看鄉民移居城市投身工廠者，使得再見這一情狀了。在鄉間，他們所見的，只是一個固定的，秩序井然的社會。於其中，生命的價值也一一有一定的權衡。但一自遷居於工業的城市中，他們便與向日這些裁制斬斷關繫了。是故舊日團體中經濟生活之道德，已爲工業主義所打破。考舊日這樣的道德實是家庭的道德。其起原乃以家事之治理爲經濟的單位。這自然是我們將來倫理的關繫之發展之基礎，因爲家庭本是自存自備之經濟的單位也。

我們當要記得，工業革命之最後的結果現在還未可見。我們仍要試驗種種重要的社會改革，只因我們經濟的活動都是環着機器而生，遂至影響及於全部的人生。這影響之最後的一種表示，就是家庭和道德之破壞。究其原因，在一方面則爲工廠，在他方面則爲各種由空想而生的學說。但綜而言之，這破壞作用，皆因此兩方面，都不知道所謂社會的道德全是以家庭關繫爲根基的。

在這經濟界無政府的形勢中，工業主義與道德標準之關係再有一要點，因經濟界未有新的裁制之故，所以其中各勢力互相衝突。這些互相爭鬪的勢力，我們仍未充分識得，現在僅初能認識其真相及略能窺見其性質而已。現在全世界，關於工業主義之本性和形體（組織），都發出道德的疑問，及倫理的評判了。這是甚麼意義？因為工業主義之形體及作為，有好多是不合人道的，專制的，和不公道的。全世界都以仁愛，自由，和公道為無上價值；而工業主義中尚言那樣的辦法實是違反人類已經確定的道德判斷，因此不能不施以嚴重的批評。不特此也，這世界更要得機會之平等，——即要社會上事事物物重新安排，務使各個人的生命都有均等的機會，以發展其天賦的才能。而且這世界將更要求得東方人之所謂「諧治生命」，「四海一家」，及西洋人之所謂「人類同胞」之實現。這些倫理的價值，都可在世界之大宗教中找得多少。他們是代表一種共同的，社會的儲庫，而由人類的經驗所產出來的。這些道德的判斷，全體人類都表同意。由此可以表出人類已往的經驗及對於未

來界之大志願了。這便是人具有道德的創造力之證據。

我們現在的問題便是，是否因工業主義有些形體（組織上）之不良，以至人失其自由及人類同胞之旨不能實現？抑或是就在工業主義本性之中有壞處，——即在人與機器之關繫當中，有足以令人類在神志清高之時，一體頗有和一體推崇之價值及目的不能發展及不能達到者乎？這一問題正觸着現代道德凌亂之根苗，及道德慘劇之中心。今日處處的人，凡思量及其將來之命運者，其生命無不同受此慘劇之壓迫和打擊。這世界凌亂之源，都由於這一衝突，——即人類之道德本性與其實際的經驗之衝突。其所以然者，乃因人所以維持其存在之大部分的活動，或則是並無倫理的標準以作準繩，否則便是陷於無制治（無政府）的境地，完全違反昔時所立定的標準，以及人類共同接納而為將來所必需的標準。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對於工業主義之革命，不僅是一種智識的或道德的批評。試看，這大革命竟能表現於羅素，列寧，甘地等人的身上，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革命的性質乃是人類本能上之道德的表示，

是一種保存其道德的本性以反抗這樣新的生活方法之大運動了。

可是在人類的歷史中，一家的人分開相爭，現在自然不是初次。這却是人類普遍的道德的慘劇。各時代的文學中，都常用其做題目了。但在今日則不徒是肉體和靈魂之分。因我們都承認，今日知識，科學，和諸般實際的藝術的現狀，殊足以令人生活於更高的平面上，所以今日之形勢愈形複雜了。當人於其種種實際的經驗中，遇見既往者已遭廢黜，未來者又多障礙，那末，他便覺得自己一生盡成空幻。因為他現在愈能自覺一己可能之多，故上言那種空幻的感覺亦比前愈甚了。

工業主義對於人格問題，也有新式的表示。這問題第一便是自由問題，此即個人與其同人的關係的問題。個人與他人共同生活於一處，他的人格該受他人之限制至甚麼程度呢？這問題之一方面，經有勞工運動及提倡人道的運動兩者充分討論過。有許多藉工資營生的勞動者，被人稱為「工資奴隸」(wage slavery)。其人格所受之種種限制，現代表同情於他們和提倡革命的書籍已有翔實的描述了。

此外，這問題另有一方面。因為工業主義將人投放在更高等的活動中，所以便使其身所接觸者增加多倍。而且其與人交接之性質，向是活動於少數人之中，彼此都很親密很熟識，都有人格的關繫；至此，乃大大改變了。試想想在西洋的工人。從前他本是一個自立的工匠，現在投身於一個大規模的工廠當一名機器工人。試問：他的生命比前擴大些，還是縮小些呢？他的人格將來是增大，抑是減小呢？比方，替您拉洋車的車夫，忽然變為街上電車的駕駛者，他便怎麼樣？他已變成爲一種大程序之小部分了。那程序之大，自是遠過於他從前自立做工的地位。這樣的改變，究竟令他——第一在他的工作中，次則在他的工作外，——成爲較大的人，抑是較小的呢？

關於人格一問題，工業主義更有別項的表示。所謂自由的問題，亦卽是人與物質的宇宙之關繫的問題。我們人格之發展，並不是獨靠自己與他人互相交接，也有賴於我們與這物質的宇宙所發生的關繫。

試拿人與其工具之關係來談談。無論他的工作是勞腦的抑勞手的，他總要施用工具，——這就是他與那一部分的物質宇宙之關係（以工具爲物質的宇宙之一部分故）。有一天，人度生活的方法是簡單的，則他有一天仍是其工具的主人，而不受治於工具。他隨時可展其智慧，用其器具，心裏想甚麼，便能指揮如意，做成甚麼。此所以梭格拉底說，他與工匠談話比較與智識界的人士談話，竟能學得多一些，因爲他說他們（工匠）有管治其工具之全權，能夠運用之以達到自己所願望的目的，而智識界人士則否也。然而今日則時勢大變了。現代的世界，已將這些小工具變成爲大副大部的機器。因此便發出一條問題，即是，這些至複雜的機械作用究竟能否受人智慧之制治？即使一般能明白兼能管理工場者，也深覺得，想同那機器之動作並駕齊驅，及同那蒸汽和電力比步前進，真是大問題。在世上今日，究竟還有一處地方，讓人可到那裏得些寧靜和休息的嗎？西洋的詩人從前曾有寫出中華美地是太平淨土。我習聞其言，以爲一到了北京，便可以放鬆一些慢慢行了。但是今日下

午，有一位是我在美結識的中國朋友對我說，他在本國怎樣迫得要快跑疾行，生命的路上竟不容他稍爲緩步哩。機器之影響人生到這地步，這豈是終極的嗎？我們道德的行動，是要爲機器所限定，卽如其要爲肉體的和神經的反動所限定的一般。與機器同生活，且藉機器而生活，便是要生活於芸芸蠕蠕的庶民之中了。但這是否卽謂我們必要有劃一的和不能逾格的意見呢？我們又是否必要像瞎子一般，必要盲從一種程序以謀生，而竟不自知到那裏去呢？卽生命之本身，也要成爲機械化嗎？

倘我們要研究經濟的道德之定義，則這裏根本上有兩方面要說及的。人之生活，必要靠（一）那物質的宇宙，和（二）與其同人的勞工合作的關繫。由後者言之。其問題便是：他與這同人究有適當的關繫嗎？直到現在，我們的倫理學都以此爲主要的問題，但是現在我們漸已興起一個「社會的良心」，都能承認對於那物質的宇宙之關繫是有本分的。所以我們現在已有種種的運動，以謀保存自然界的富源和自然界的美麗了。那物質的宇宙對於人格常有貢獻，——卽激起其愛美的品性。然而我們這

工業主義，已將自然界的美兒酷地毀壞了，弄污了。凡其所接觸之地，無不變為奇醜和可怖。這豈是終不可避免的嗎？倘使我們果不能不藉着機器而生活，但豈亦必要毀傷這世界的面孔，而盡去其美而後纔行嗎？

論及保存自然界的富源一問題，此實比我們現在與人類將來的需要之關繫為更深一些。一向我們之研究這問題者，不外是根據於我們現代人對於後代人之責任，乃亟謀保存富源留為人類永久之用，但是我們也曾想及保存自然界本身之完整那一層嗎？你砍斷了一株樹，便即牽涉兩問題。第一，你伐了那樹，是否輕舉妄動和暴殄天物，徒消滅了以前自然界的能力之結果，至使將來之所需者為你虛耗了？復次，那一株樹實是這物質的宇宙全部程序中之一部分。這是自然界全部化學作用中的一節。自然界的公例就是「能力不滅」，即自然能力由一形體而變化到別的形體，永遠不斷亦永不虛耗。你斬了那一株樹，是破壞這公例呢？抑不過是暫時中止其作用而已？如是後者，則你中止之究有充分的理由否？倘人為着污辱和貶低自己的生

命之故，至虛耗將來自自然界之能力，而且敗壞自己與他人之關繫，那末，他與這物質的宇宙之道德的關繫究竟是怎麼樣？倘若你找了那樹，用其木所製成之紙，印爲報章，傳播謊言，卒至惹起戰爭，那末，你對於人類兼且對於自然界便犯了甚麼罪？所以我們的問題便是：工業主義之吸取日球的能力，及由空氣和地球所取得的原子，以爲我們的安樂和發展之用，究是否措置不宜，至令我們與自然界的關係不能成爲非倫理的？

現在我們好像有一個人，失足跌落河中，順水飄流，到了一個旋渦當中，而自己仍未曉得他的趨向是直到自己所不願到的地方者。我們所處的形勢很像這樣，我們漠不關心，盡竭自然界的富源。而總不顧及將來的需要，與及我們之外其餘人類之需要。我們要避免戰爭之破壞的禍害，但却仍日自侵略自然界。侵略方法，各不相牟，惟事攘奪，必不免發生衝突。而我們仍未能明見自己所幹的是甚麼。我們也是順水飄流，趨向於那旋渦之中，因我們尙未曾發明一種利用自然界以發展人生